

生之理以結一篇蓋欲人知其自然而然者於死生無所動其心而後可以養生也夫子有道者尊稱之辭也言天地之間有道之士其來也亦適然而來其去也亦適然而去但當隨其時而順之既知其來去

之適然則來亦不足為樂去亦不足為哀不能入者言不能動其心也縣者心有係著也帝者天也知天理之自然則天帝不能以死生係著我矣言雖天亦無奈我何也故曰帝之縣解

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此死生之喻也謂如以薪熾火指其薪而觀之則薪有窮盡之時而世間之火自古及今傳而不絕未嘗見其盡此三句奇文也死生之理固非可以言語盡且論其文前而講理到此却把箇譬喻結末豈非文字絕妙處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四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腐 齋 林 希逸 卷五

內篇人間世上前言養生此言人而處此世豈能盡他人亦但要人處得好可看這般意思莊子何嘗迂闊何嘗不理會事便是外篇所謂物莫足為也而不可以不為一段意思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異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

其年壯其行獨者言少年自用不恤眾議也輕用其國而不自知其過失輕民之生而戕賊之量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中之蕉然謂輕民如草芥也荀子富國篇有曰以澤量與此意同本是若澤蕉却倒一字曰澤若蕉此是作文奇處雲澤也夢亦澤也雲夢者皆為水今有土可耕不曰雲夢土作又而曰雲土夢作又玄亦織續亦織不曰玄續織而曰玄織續此文法也如往也民其無如者言其無所歸也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賢門

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語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矜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有其美也命之曰苗人苗人者人必反舊之若殆為人苗

邦有道則見邦無道則隱此聖賢之言也莊子却反其說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謂如人能醫必其門多疾之時方可行其術若是已治之國又何用我願以所聞思其則言欲以所聞於夫子者而告之術君使之思其法則而知改悔庶幾其國可安也若治往而刑耳若汝也殆將也汝如此而往將為彼所刑戮而已謂不可往也道不欲雜者言此心不雜則純一虛明苟有所

容心謂彼既如何我又如何救之便是容
 心則在我已雜矣我既不純一何能救之
 雜則多者言多端也擾者亂也憂者自苦
 也言汝且自苦何能救人古之人必先存
 其在我者而後可以諫告他人苟存於我
 者未定何暇及他人乎彼之所行雖為暴
 惡我方自苦何暇及他德自然也知私智
 也纔有求名之心則在我自然之德已蕩
 失矣纔有用知之私則爭競所由起矣故
 曰德蕩乎名知出乎爭相軋者相傾奪也
 爭之器者言我以私智用彼亦以私知用
 彼此用智其爭愈不已器用也曰名曰知
 皆天下之凶事此事不可以盡行言之
 必有禍也。石厚也厚德即實德也厚信實
 有可信之行也我雖有德有信而未達彼
 人之性氣我雖曰令名令聞而未達曉彼
 人之心謂我如何而強以仁義法度之言
 陳術於暴惡人之前人必惡汝謂汝矜誇
 自有其美也。繩墨法度也術與述同。箇人
 者凶人也必名汝曰凶人既有此名則箇

反及汝汝今此去殆且為人所蓄而已豈
 能化衛君而救其國乎
 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焉用而求有以異
 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闚其捷而目將
 榮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
 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願
 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
 矣
 彼若知賢而悅之知不肖而惡之則何用
 我更別有所求故曰焉用而求有以異彼
 惟其不知賢不肖所以如此所為彼既不
 知賢則安知汝為賢者而信汝之言乎詔
 召也若汝也衛君不曾召汝故曰若惟無
 詔汝既不召而自往則彼以王公之貴必
 將乘汝言語之間而爭欲求勝鬪爭也捷
 勝也汝到此時為其所困則目必將眩然
 榮眩也而汝也而色將平之者言汝方為
 顏色以求平於彼謂屈服其顏色以求自
 解也口將營之者言自將營救解說也容
 將形者言容貌之間必見恐懼踴擊之形

也心且成之者言用心以成順之也梁武
 帝辯折賀琛處正合此卦影蓋言其爭不
 勝而自屈服也他本凶暴又得勝汝一勝
 其氣愈旺則是水救水火救火也益增也
 益多者言增多其惡也順此而往則其為
 惡愈無窮極所為暴虐益甚矣厚言者猶
 深言也汝未有以信於人乃以不信之身
 而深言於暴人之前必為其所殺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是脩其
 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
 君因其脩以擣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堯攻叢
 枝胥敖禹攻有扈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
 兵不止其求實無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
 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也而況
 若乎
 龍逢比干皆脩其身以愛民為諫不知民
 自別人之民汝乃下而偃拊之偃拊愛養
 之意也桀紂不愛民而汝乃愛桀紂之民
 是下拂其上也所以見殺脩善也因其好
 善反以擣怒之謂此皆好名之過也叢枝

胥教有尾皆是寓言國為丘墟死為厲鬼
屬無後無歸之鬼也。叢枝胥教有尾之所
以取禍至此者皆用兵不止以求名實也
實利也不能勝言不能堪也。言求名自利
之人雖堯禹且不能堪至於滅其國而沉
汝乎勝音升堯禹無此事皆寓言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我來顏回曰。端而
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可。夫以陽為充孔
揚。榮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
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
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皆其庸詎
可乎。

又設一轉言汝之欲往也。必有所以用
也。且試以語我。嘗試也。來助語也。端而虛
者。端正其身。虛豁其心也。勉而一者。尾勉
而謹終如始也。能如此則可否惡惡可者
言甚不可也。陽為充孔揚者。言得志之人
揚氣方充滿其貌甚揚揚自得孔甚也。榮
色不定者。言其驕矜之色不常也。尋常之
人每每不敢違而順之畏之也。彼見人人

皆畏已而汝欲以言語感動之。彼將求欲
索服汝心以快其意。故曰。來容與其心。容
與自快之意。日漸小德也。言汝此等人名
之曰小德。且不能成。況能成大德乎。執而
不化者。固執而不能回也。若如此則外將
以端虛而求合於人。內則守其勉而一者
謂我在內無所皆病。伎倆止於如此。詎能
自以為可乎。

然則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內直者與天
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已皆天之所
子。而獨以己言斬乎。而人善之斬乎。而人不
善之邪。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
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擊跽曲拳。人臣之
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
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
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誨之實也。古之有也。非
吾有也。若然者。雖直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
徒。若是則可乎。

然則而下又設為顏子之答。分作三截。內
直者。內以此理自守其真實也。此直字與

真字相似。自天子之貴下而與我皆天之
所生。則是皆出於自然者。豈敢以己言自
私欲人善。其是者不善。其非者若無此自
私之心。則其渾渾若童子。然則與天合矣。
故曰。與天為徒。外曲者。外盡擊跽曲拳之
禮。人人皆為之。則我亦為之人。於我亦無
疵病。此因拜下禮也。雖違眾。吾從下處生
此等議論。以譏誚聖門。如此則與人合。故
曰。與人為徒。成者。自己之成說也。比合也。
以自己之成說而上合於古人言。引古人
以為證也。雖借古人教誨之言。乃是當面
陳說。是非而皆有譏誚之實。蓋謂我之所
言。非出於我。古人已有之言也。若如此。則
雖許直以暴其所行。而人亦不以為罪。故
曰。雖直而不病。與古為徒者。言其說與古
人合也。若是則可者。言如此可以說衛君
否也。

仲尼曰。惡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謀。雖固亦無
罪。雖然止是耳矣。夫胡可以及化。猶師心者
也。

政事也法方法也謂汝所言事目方法太多而終是不安謀謀者憂安也雖能如此三者固亦無罪然亦止於自免而已安可以化人故曰胡可以及化此其病在何處蓋汝三者之說皆是師其有為之心便是容心便非無迹便非自然之道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符語若有而為之其易邪易之者諱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唯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為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

無以進者言更無向上著也有而為之其易邪言汝道汝有此伎倆要為之甚易邪纔爾此輕易之心則諱天之意不相樂矣故曰易之者諱天不宜此兩句最是人生受用切實處祭祀之齋在外心齋在內一志者一其心而不雜也聽之以耳則聽猶

在外聽之以心則聽猶在我聽之以氣則無物矣聽以耳則止於耳而不入於心聽以心則外物必有與我相符合者便是物我對立也氣者順自然而待物以虛虛即為道矣虛者道之所在故曰唯道集虛即此虛字便是心齋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得使言得教誨也此為顏子頓悟之言謂未得教誨之時猶自有我及既得教誨之後未始有我矣忘我則虛也盡矣者謂汝之所言盡其理矣吾語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

若汝也人世如在樊籠之中汝能入其中而遊不為虛名所感動有迹則可名纔至有迹則是動其心矣處世無心則無迹無迹則心無所動故曰遊其樊而無感其名自此以下正是教人處世之法入則鳴是

可與之言而與之言也不入則止是不可與之言而不與之言也意與論語同但文奇耳有方所則有門無方所則無門矣有臭味則有毒無臭味則無毒矣毒藥味也此皆無心無迹之喻宅居也以混然之一為吾所居而寓此心於不得已之中則人間世之道盡矣幾盡也

絕迹易無行地難迹足迹也止而不行則絕無足迹此為易事然人豈能不行哉必行於地而無行地之迹則為難此意蓋謂人若事事不為此却易事然謂之人生何者非事安得不為唯無為而無所不為則為難也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為偽為人使易以偽言為人慾所役則易至於

欺偽唯冥心而聽造物之所使則無所容偽矣人使即人欲也天使即天理之日用者也難易二字有意易易流也難無所容其偽也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

有知者矣未聞以無知者也

聞以有翼飛者矣言鳥之飛必以翼也無翼而飛便是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此所謂神也此句乃喻下句蓋以有知為知人之常也惟知其所不知則為無知之知此則造道之妙矣

瞻彼闕者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且不止是之謂坐馳

瞻視也此以虛室喻心也謂視彼虛室之中纔有空缺處必有光入來是光自空中出也以彼之闕喻我之虛則見虛中自然生明生白即生明也不曰生明而曰生白此莊子之奇文也即此虛明之地便是萬物之所由萃吉祥禍也止於其所止下止字是虛處也唯止則虛唯虛則明便是戒

生定定生慧之意若我繞容心而不能自止則身雖坐於此而心馳於外又安能坐忘乎此以坐馳二字反說坐忘也

夫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

几筵之所行終而況故為者乎

耳目之聞見皆內通於心我若無所容心則順耳目之聞見雖通於內而實外於心知何以謂外於心知蓋言心不動而外物不能入也雖聞其所聞見其所見而無心

於聞見也如此則此心之虛與鬼神通何況人乎謂到此方能感化人也鬼神來舍即是至誠如神比心之中自有鬼神與造物通故曰來舍上既說了却結以一句曰此是萬物之化也言此乃造化之理萬物之所由出也舜禹之所見其大樞紐止如此伏羲几筵以此行而終其身何況其下者乎几筵或謂古帝王之名然無所考必竟寓言也散者言尋常之人也自絕迹而下又別發明不可粘上段說

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皆務甚慄之子嘗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懼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

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袒而不膩費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水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而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諸梁葉公之名也子高其字也使諸梁者甚重言使齊之行其重難也甚敬而不急者言待汝雖有禮而所扣之事其應常緩匹夫之相與扣應之不酬且無如之何況諸侯乎所以慄而懼也子指夫子也言夫子嘗有教我之言曰事無小大鮮不言以惟洽方得事成也寡鮮也不道不言也為國謀事若不成則必有刑責故曰人道之患若勞心計較難得成事而多以愛思致疾故曰有陰陽之患若欲成與不成其後皆無患者惟有德之人方可自此以上皆曰孔子之語也今我自受使命以來飲食之間不知其味粗者不知為粗臧者不知為臧臧美也言粗食亦猶美食也常時多

有飲食之事則厨爨之間寔常不冷故厨者欲清而不能今既憂思飲食寡少則寔常清矣且我朝方受命而留中焦勞多已飲水矣情者實也我方受命未嘗實理會事已成此病萬一不成則又有刑責是兩受患也為人之臣至於如此實不可當任當也于其有以語我謂何以教我也末助語也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謂太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此一段却是十分正當說話其論人開世至有此語豈得謂莊子為迂闊大言者大戒者大法也命得於天者子之事親與生

俱生此心豈得一日去故曰不可解義人世之當為者也臣之事君世間第一件當為之事名曰君臣則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曰何適非君莫非臣子何處而可逃故曰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事親而盡其孝則東西南北惟父母之命豈擇地之安而後為之此心纔主於忠則哀樂之境雖施於前而不能變易蓋事有難易或有禍福既出君命則是自家合做底事此便是天命又可奈何止得安而順之若命順命也能如此則為至德之士為人臣子亦看所遇如何不幸而遇其難亦所不得已但得行其事之實而已情實也言但得朴實頭做前去豈得復顧其身雖其禍至於死生之異亦無可奈何夫子其行可矣者言故只得去也夫子指葉公也

丘請復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

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此下又轉一轉說盡人世情狀信有物以為信驗也如符節之類是也相靡相順也近處之交接則如此若其交者遠則必以言語盡其情忠盡情也然其言何自而達必有人傳道之然傳言之間其兩喜兩怒者最難彼以喜而來此以喜而應則其說好處多有過當故曰溢美溢過當也若彼此皆怒則其說不好處又多過當故曰溢惡纔是一等過當說話必是不實故曰凡溢之類妄既不實則其聽之者必皆莫然而疑未能盡信莫致疑貌也纔至致疑則兩邊之惡皆歸於傳言之人必加之罪故曰莫則傳言者殃因其奉使故以此為戒

法言者古有此書也故舉以為證傳其常情謂傳言之人但傳其平常朴實頭說話其言語過當處則不可傳故曰無傳其溢言傳言能如此則庶幾可以自全

且以巧闢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

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春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終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者實獲也夫風波易以動實養易以危故念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然於是並生心屬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如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既說了傳言却又引喻世間此類之事情句皆是世情比皆莊子妙處以巧闢力今之戲相博者陽喜也陰惡也其始等閑格手只是則劇其終常至於實實爭打蓋其戲太甚則多有過常用巧處奇異也泰至過當也相招而飲皆以禮也始初筵秩秩之時也亂載號載嘒之時也蓋飲酒至於過當則其為樂也多異常故或成乎競也

起箇言行來蓋人世之相與涉言語則風波之所由起風行彼上虛而紛亂之意繞說箇行字便有名有迹有名則實矣風波易以動者言其易至於紛紛而不已也實養易以危者言實不副名或成惡害也無由無端也忿怒之言多是造設初無端由故曰忿設無由偏辭一偏之見也花巧言語只是說得一偏故曰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言獸死之時其聲音又何所擇此譬喻忿設巧言之人繞至於爭競則言語之出皆不服簡擇今諺所謂相罵無好語是也氣息第然者怒也厲狠戾也怒氣既起則狠戾之心並生我既如此則其應我者以我之剋核大至必生不肖之心或時至於相戕相賊亦皆為怒所使而不知其然矣既為怒所使而不知又何暇計其終自此以上皆言世情或因好成惡故牽引說至此爾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五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六

蕭 青 林 希逸

內篇人間世下

故法言曰無遷今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今勸成殆事美成在久焉成不及改可不慎與且夫乘物以遊心託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到此又引古書之言就來使事上結命君命也無遷移其命即所謂傳其常情也若受其命令而私欲圖成或至遷改其說則不可事之成不成亦聽其自然不可強欲其成故曰無勸成益求多也繞於平常心上起箇過當之念便是有求益之心此便不可過度者過其常度即過當也遷今勸成皆是過度之念則其謀事也必危故曰殆事人之相與要好極難初非一日可成必須悠久而後定故曰美成在久一言之不相投一事之不相順有不轉步而便成惡者故曰惡成不及改此意蓋謂要相惡甚易要相好甚難所以尤當慎也我若乘